目　录

文学家赵熙生平简介……曾　进（1）
由香宋诗文中见到的刘光第、杨锐……赵念君（15）
晚清政治家、学者宋育仁事略
……易公度　刘海声　徐　溥（28）
版本、校勘家傅增湘……李国俊（39）
爱国名画家张善子……王东伟（56）
诺那呼图克图在西康
一、诺那事变记略……江安西　来作中　邓俊康（64）
二、我所知道的诺那……陈济博（77）
三、诺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辑录……周锡银（88）
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……廖石诚（95）
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与刘航琛
……宁芷邨　周季悔　裘玉麟　孙谦牧（115）
我所知道的和成银行……李自申（144）
四川币制混乱的贻害
——军阀割据和国民党统治时期……赵星洲（164）
张群与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……陈雁翠（188）
西康司法工作回忆……陆雁秋（200）
我所知道的四川司法与行政的矛盾……廖铭吉（212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血泪斑斑的大竹凤山寨监狱
……温少余口述　吴北海记录整理(219)
泸县“九·一一”大惨案回忆……姜继泉(230)
一个爱国反帝的宗教团体——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
……张光蓁(240)
川戏的起源和流派……王治平　李思桢(244)
附　陈铎《朝天子·川戏》、《嘲川戏》……(254)

补充·订正·质疑
关于夏鸿儒事实的几点补充……黄孝永(256)
对《红二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区……》一文的订正
……陈世雄(257)
对《冤狱张琨案始末》的补正……廖铭吉(258)
卿云灿来函更正……(259)
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更正……(259)

文学家赵熙生平简介

曾　选

赵熙字尧生，别号香宋，四川荣县人，公元1867年（清同治六年）丁卯九月十三日生于荣县北郊五里之宋坝。家世务农，祖父国壁，父晓楼，均就乡居课蒙为业；两兄劳动，母亲织土布、种蔬菜以佐家用。

1882年，先生年十五应童子试；主试者赏其才，惜其原名熹、字尧阶，犯宋贤朱熹之讳，劝改今名。1884年，年十七岁考取秀才，继父业在乡塾教书。终以山县见闻不广，亟谋外出深造。家贫无资，老母卖仅有之嫁时空心银镯一只作路费。1887年入嘉定九峰书院读书，治学极勤，为山长胡薇垣（字孝博，亦字诗舲、别号玉津阁，以进士历任知县）所重。常以月考优异得奖，以助生活。1890年至营山知县周位东家教其子善培兄弟，从此奠下赵、周师弟终身之谊。

1891年（清光绪十七年），年二十四岁，领乡荐。当时交通不便，须由荣县启程赴京会试，知县唐选皋素重先生英俊，厚赆路费，乃得成行。岁暮经重庆，有“万家灯火气如虹，水势西回复折东。重镇天开巴子国，大城山压禹王宫。楼台市气笙歌外，朝暮江声鼓角中。自古全川财富地，津亭红烛醉春风”之诗。1892年元旦乘船东下，历时三月始达北京参加会试，时年二十五，以第十七名成进士，殿试列二等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按清例，此仅

取得入仕资格，尚须候选作官。先生出于贫家，无余资供作京中官场应酬，仅以同乡之谊，识得刘光第（字裴村，任刑部主事）、杨锐（字叔峤，任中书舍人）、乔树楠（字茂萱，任刑部观政）、尹仲锡（进士，同年）。刘、乔二公在师友之间，互以文章志节相砥砺，先生从此主攻经史诗文，以学者自勉。由于长安居大不易，只得暂时回川。

1893年，先生应重庆知府王缜文之聘，主持府考事。后因与川东道黎庶昌（号莼斋，两使日本，曾影印宋明佳本为古逸丛书，选有续古文辞类纂，著有拙尊园丛稿）、东川书院山长江瀚（字叔海）相知，返荣县被聘任凤鸣书院山长。1894年，约同年尹仲锡携学生周善培再赴北京，参加保和殿大考（是殿翰后第一次分官考试），先生名列一等。同月引见，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，虽疏远清职难以发挥作用，已属在职京官。当时清廷积弱已久，又值中日甲午战争，朝野之士多不满于慈禧太后的一味主和，而倾向于推动光绪帝坚持主战，帝后两派分歧已深。先生殿试后即请假回家探亲，继任荣县凤鸣书院山长。在书房门悬“请回俗士驾；笑读古人书”一联以明素志。1895年，生母王宜人卒，清制丁父母之忧，不应作官和参加政治活动，因此暂停北上，安居蜀中。1897年，应川东道黎庶昌聘，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三年，亲撰“合古今中外为师，曲观其通，两派春潮归渤海；任纲常伦纪之重，先立乎大，万峰晴雪照崑崙”，篆书榜于大门。先生性极严厉，当时弟子中深受奖掖者，有向楚（字仙乔）、冉慈（字方倩）、刘鉴（字卿子）、江庸（字翊云、叔海子）、周竺君（周善培弟）、肖湘（字秋素）、龚春岩、李泉浦、朱必谦。日本鹿儿岛人成田安辉由驻重庆领事加藤三介绍来学，先生

本“有教无类”之旨许之，但诫以必须照中国习俗，投贽须向师叩头，听讲必著长袍，成田均允遵办。有一次，成田应宴会时间已至，西服入院，先生怒，以蒸斗欲击之，成田逸去。众意其不复来，少顷易服至，神色不变，执礼愈恭。后来并使成田以英语授同院诸生，先生亦常往旁听。前山长江瀚尝有诗云：“巴子国边新雨集，鹿儿岛上异人多”，盖谓日本东乡隆盛亦鹿儿岛人，成田著有东乡隆盛传，早译至中国。戊戌政变，先生守制任教巴蜀，不与其变。

1899年岁暮，携向楚、刘鎏至北京，次年庚子，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起义，英、美、德、法、日、俄、意、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西太后挟清帝出走，京中大乱，占领国划地据守，先生寓所划入德军辖区，搜括尤繁。先生痛士气摧伤，愤恨顽固派败国，其赠徐相国（桐）诗有“何处浔埃报帝恩，四更勤把此心扪（相公虔修内典，每四更天便起念佛）。兵戈满地皆尘事，自掣瓶花拜世尊。”“铃山堂影炮声惊，舍宅平章自在行。介士西来应膜拜，俨然天竺古先生。”直指徐桐等之庸懦无能。并于议和之初，不顾小臣地位，上书庆亲王奕劻，“请惩祸首，自张国法，牵彼犬羊，戮之市朝”。同时两度致信，并亲冒危险至日本公使馆，问光绪帝行在安否，而不及太后，形成既怀忠于清室，又不满朝政的矛盾心情。嗣因清廷签订辛丑和约，辱国丧权，激起人民自新图强，要求革新的愿望，慈禧为缓和舆论，亦“降旨”实行新政。先生深感空论无裨于实用，难期挽回颓局，竟起回乡办学之念。其致尹仲锡书（尹时官陕西）有“尝论今日教养之道，甚不宜拘于旧习，如为吾民思所以自立于久远者，所治如有贤良，似当徐思讲学兴农之策，外人书宜急于选择也。”可见其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想已倾向于进步方面也。1901年（清光绪二十七年），泸州知州沈秉堃（字幼岚，湖南善化人）拟创经纬学堂于泸州，规模宗旨，用外国日讲之例，电请先生任监督（即校长）。先生遂于八月请假回川就聘。周善培、向楚分别任教；分设经学、史学、国文、小学、算学、体操、地理、日文等科；聘请教师多一时名流，日文、体操由日人有田正俗担任。风气初开，远近惊异。学生百余人如谢持（字慧生）、曹笃（字叔实）、黄方、黄树中（字复生）、陶冏（字冏士）及吴玉章同志皆出其中，多数学生对辛亥革命曾起一定作用。

1903年，再赴京、仍供清职，旋由国史馆编修升协修，最后升纂修。当时岁尽返荣省亲，次岁经成都北上。时黄河铁桥初成，京汉铁路新通，途中诗有“大势中州变，论功举国劳，凭栏知铁用，今古事滔滔”之句。梁启超于庚戌间因周善培之介，投贽称弟子，附书有“仆为文浅薄庞杂，吾师得毋呵其为野狐禅；小女聪慧能文，不愿其继承家学，愿太老师教之，俾底于成”。可见相企之深。梁所作诗多由潘博传递请益；有人尝见梁所作台湾七律数首，惊其猛进，嗣见原稿，乃先生点窜者过半。1906年春，父晓楼公卒，仓皇奔丧归里。秋，周善培以候补道分发四川，遣使迎往成都，因与四川铁路总公司经理胡峻（字雨岚，辛卯乡试同年）、四川布政使王人文（字采臣）订交，为后来京川相应参劾借债卖路作下联系。

1909年（清宣统元年），遵制赴京销假报到，不久清廷即任为江西道监察御史。先生秉性刚直，素以御史可以直陈时弊，树立新风。当时清廷已宣布停科举，开学校。光绪、慈禧先后俱死，光绪无子，以三岁姪儿溥仪继位，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。奕

劻于光绪末年以首席军机大臣、亲王专擅大权，其子贝子载振仗势纳贿，门庭如市。一般无耻官吏，依其父子狼狈为奸，清政日紊。虽用召开国会、假借立宪、改换官称、起用汉人，以欺骗人民，而革命运动已不断兴起，时有倾覆之危。先生因刚作言官便有人来行贿，虽严辞拒绝，愈思抗直有为，或可整饬颓风。因一面大胆弹劾，一面结合清流讽刺时贵。晚清御史台中，前有三菱，以姜春霖、赵炳麟、赵启霖影射日本三菱公司；自姜春霖罢官回籍，而先生直声愈著，又有三赵之目。先是御史赵启霖上章弹劾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十万金为奕劻寿，又以万金置天津女伶杨翠喜为载振作妾，并劾奕劻父子；三人大恐，阴遣翠喜重上舞台，以彰赵奏非实，清廷果据此以黜赵，受到革职处分。姜春霖再劾奕劻父子招权纳贿，又被斥回原衙门行走。先生与全台御史奏请收回成命，否则言路无所遵循，竟被申斥。继又专摺弹劾奕劻等亲贵用事。有“国家将须立宪，国会即将召开，不宜令宗亲耆老当政治之枢。不仅阻塞贤路，显然箝人之口。如果措施不当，或被国会弹劾，政府不治罪则违宪章，治之则伤恩渥，必至势难两全，应请明诏去庆亲王奕劻本兼各职”。亦留中不报。先生于姜春霖罢官回籍，参加松筠庵公宴送别诗有“醉中射虎谈应壮，眼底哀鸿命可怜”之句，实具苦心。先生奏章多佚，如奏请为戊戌六君子刘光第、杨锐等昭雪案，因权贵中意见不一，竟被留中。就四川盐政不良，弹劾总督赵尔巽。汪兆铭、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，当时均拟重惩，先生独以国势衰微不宜杀有志之士，奏请从宽处理。先后弹劾吉林巡抚陈昭常、湖北布政使护理巡抚杨文鼎等贪污案，时人多能举其事例。特别是川汉、粤汉铁路经费，原系从路经省的粮款中增收作为民股。清廷由盛宣怀经手借

英金五百万镑外债，将铁路主权，暗中出卖，而以收归国有吞没民间股权。全国保路风潮已起，四川民气尤属激昂。先生仗义直言，两疏弹劾借债卖路之邮传部尚书盛宣怀。文中有“厝君父于积薪之危，加民众以破家之害，”又“盛宣怀私财至数千万之钜，试问天不雨金，钱从何处来？”等语，广传全国。未几川督赵尔丰公然逮捕蒲殿俊、罗纶等，同日枪杀请愿川民数十人，群情益愤，组织保路同志会，民兵数十万人进围成都。先生立即疏劾赵尔丰，并疏请速促岑春煊入川查办。先生于晚清垂危、群僚玩忽度日之际，敢于数行弹劾大僚，痛陈时弊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虽不被采用，具见风骨严峻不凡。先生寓居京中例俸不丰，尝敝车上衙，友人江瀚等素多资财，车服烜赫。常笑语云：赵尧生以寒俭形容我辈。及闻抗声直谏，乃皆叹服，命其子江庸先学道德，后学文章，师事弥谨。当时京中诗人如陈衍（石遗）、陈三立（伯严）、郑孝胥（苏勘）、林纾（畏庐）、严复（几道）、潘博（若海）、梁鸿志（众异）、罗敦融（癯公）、杨昀谷（增犖）、林思进（山腴）、向楚（仙乔）等结为诗社，先生亦常参加，互为主客，抒怀赋诗。以广和居（北京名酒馆四居之一）集会较多，实际借此交流情况，议论时政，以清流自命，非尽悠闲度日也。当时直隶总督陈夔龙（云南人）谄事权贵，以妻寄奕劻膝下称为干父；朱家宝（贵州人）以其子寄拜载振膝下为义子，因得继夔龙为直督，丑闻狼藉，为清议所非。先生一次在广和居醉后题三律于壁上丑诋之。原词虽遭刮去，数日之间已传遍一城。

1912年壬子，先生年四十五岁，是时民国建都南京，袁世凯方准备就任大总统，曾通过亲信数次向先生表示有所借重。先生

素恨袁的阴险，托病婉辞，携眷寓上海日租界，以避袁之纠缠。当时，旅沪川人议会师北伐，公推熊克武为蜀军总司令，向日本购步枪大炮、机关枪子弹，日人要求地方长官担保付款，群推先生及黄复生、王子骞赴南京商请江苏都督兼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程德全，程慨允签证担保。先生旋与周善培、王人文同游日本，并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盘桓数月，梁因袁世凯之招欲归国，周善培劝勿行，先生亦书诗劝阻，梁竟先归。先生是冬乃携眷回四川，周善培送至镇江乃返上海。

据赵念君（赵熙之子）补充：辛亥冬，先父由京抵沪，以避袁世凯之约。壬子春，周善培亦由川抵沪。适袁约请梁启超回国，梁命人至沪商之周善培，周又商之先父，均不赞同梁与袁合作。于是由周出资，同赴日本，在横滨梁寓劝阻不听（先父与梁虽于庚戌即有诗文往还，但此为初见），又往武子康有为寓晤康，康亦主张梁回国，于是劝阻之谋只好作罢。同年回国返川，临行周送至镇江，尚语周："梁与袁合作，实处身败名裂之际"，嘱周相机为梁设法自拔。故梁在乙卯已感到受袁欺骗利用后，以长诗代柬回复先父之作即提到："昔君东入海，劝我慎衽趾。戒我坐垂堂，历历语在耳。"

先生抵重庆寓友人李湛阳浮图关下之"礼园"（即今之鹅岭公园）。当时门人仅向楚、陶闿在渝，日以民主革命理论相互讨论；熊克武适从川军第五师师长兼蜀军总司令驻重庆，熊及诸参佐皆乐从先生游，礼园之门，几无日无国民党人之车辙马迹。而园中之亭台池馆如红荷湖、涵秋馆等数十处，皆先生题名赋诗，盖亦山城雅事也。

1913年熊克武、杨庶堪响应苏皖粤湘各省在重庆独立，声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袁世凯卖国等罪状，进兵成都；事败后，川督胡景伊株治党人甚众。声言熊杨之乱，赵为主谋，袁世凯有缉获就地正法之命。先生避居重庆久不敢归。适蒲殿俊以告梁启超，梁力劝袁应顾舆论影响，袁世凯乃有“赵先生道德文章海内所重，应予保护”之电，事乃得解。

1914年（民国三年），乃携眷返荣，从此以逸民自处，闭门讲学不再出仕。抵家有诗“老屋无营四壁斜，苍藤青士夹篱花，此心誓死先人倒，已是山僧未出家”，以述志。先生以学者自命，不喜谈政治，初犹寄望于清室能转弱为强，以安人民，继任言官七年，语不见用，又徘徊不忍去，载胥及溺。入民国以后，便决心闭门读书。平生虽极少政治专论，对政党亦素不乐谈，然往往同情革命志士，不仅疏救汪精卫、黄复生为大家所知；即同里王天杰因革命殉难永川，先生不畏胡景伊之网罗，亲为其家题神主。先生一生主张明是非，厉廉耻，重农惠工，察吏广教，尤爱惜祖国优良传统，不离儒家之言，故身当蜀中军阀割据混战之秋，从不阿附任何当权者。1916年，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，蔡系梁启超学生，极尊礼先生，以商议四川善后，邀请先生至成都。比至，蔡已赴日本就医，罗佩金以护理督军本蔡意欲任先生以财政厅长，先生力辞，乃荐尹昌龄代，罗以尹为财政厅长。嗣因罗侵并四川渐见端倪，先生与语不合，大失初望，秋间不辞而行。临行老友及门生在江楼送别者三十九人，作翠楼吟一阕，夜半酒醒，复就舟次赋诗二十九首。其赠玉津阁云：“此生见否谁能说，忍泪花前去住身，别后寄声严节度，杜陵憔悴老诗人。”赠樊孔周（成都商会会长）云：“市廛纷纷有是非，人情自古好相讥，公言果验西川福，我亦花潭占钓矶。”盖悬知蜀难必作，

非当局所能收拾也。1918年，川军刘湘驻荣县一带，赋敛繁重。全县仓谷皆空，而苛征不已。先生亲诣刘处，始则为县人陈述困难，继而侃侃争辩，终乃呵斥之，所亲咸为先生危。1920年，应四川省长杨庶堪之聘，主修四川省志，曾赴成都，因时局变化未始事。当时熊克武、杨庶堪政见各异，将形成武力对抗形势，成都缙绅群谋和解，先生力劝熊、杨协力安定川局，时机可惜。1922年荣县重修县志，聘先生主其事，设局县署镜香亭内，龚兆清、曹芳翰二人助之。先生秉笔直书，对时事不稍隐讳，八年志成；原荣县国民党部讥为谤书，申请省党部毁板，竟无结果。1930年荣县创办文学舍，请先生主讲，系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。学生来自重庆、成都、乐山各地者共一百二十人，率皆二十岁上下青年。生等铮铮力学，颇自成风气。当时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，闻先生愿出讲学，曾数邀先生自选部分学生，并入成大文学院，以扩大受教对象，竟因故未去。1932年后，清废帝溥仪在日本操纵下称帝于长春，号“满洲国”，郑孝胥竟任大僚，先生耻郑之所为，即函陈石遗相约与郑从此断绝关系。1941年蒋介石在渝，欲畀先生以高级顾问名义，厚其薪俸，并邀请宴见，将派孔祥熙先容。先生本拟完全谢绝，程潜诸人恐引起蒋怒，受到迫害，从中调解。先生乃在见孔祥熙时答以家有薄田，足以自给，请念此硜硜之节，勿复相强，只允参加宴会。蒋介石亲就席次请教。答以衰年眼眊，不能阅报，世事百无所知，第望对四川生命财产留心看待。先生平时对一般文酒之会不甚拘泥，对个人出处则从不稍苟。1946年应戚好之约去成都，自庚申归里已二十六年不去，亲故置酒相延，衰年大以酬对为苦，逾月归去。车至资中球溪河与南来载重卡车相撞，晕绝十分钟乃复苏，暂休敝人家十

日，归里后体力顿衰，初犹喜读岑嘉州诗集，间书条幅分赠亲属，久乃意兴索漠，长日枯坐。1948年秋，先生年八十一岁，在宋坝乡宅晨起踬地，全身作痛，舆城就医数日转成肺炎遂卒。

先生尝自谓我是学者，非词章家。毕生喜读线装书，经史子集殆遍，每读一书，先通读以观其全，再精读以明其要。尝于讲授政治学术及重点诗文时，先列举古今不同观点，再扼述个人意见，往往能背诵有关词句，不仅用力之专，记忆之强，亦最能启人良悟。除一般通读外，于经喜周礼、礼记、左氏、公羊。于史喜读四史、晋书、宋书、南齐书、南史。特爱读庄子、离骚、杜少陵、韩昌黎、苏东坡及桐城方、姚诸选集、专集。中年喜涉猎佛书，盖取其艺而已。小说特喜水浒传，谓结构多取则于史记，红楼梦、西厢记亦有评本，多被他人窃走。对晚清学者特推重章炳麟、王壬秋，盖重其读书多、用力精，所以成就能超越常人也。

先生于文章一向不苟作，虽骈散俱精，但作散文较多，章奏笺启多不留稿，至今仅有勒石成都草堂寺与乐山乌尤寺诸记及流传人间较广之“先大夫哀启”、“刘大夫传”。及向仙乔主修巴县志时，先生为冉慈、刘蘩、彭灏章作传载入志中，碑志传记等约二十余篇。陈石遗诸人则甚推其先大夫哀启、懿姬志等，为善规抚王介甫之作。先生书札尤精，大多讲学论事，信手抒臆，取格不必求高，但极少流俗尺牍习气。常谓书札包罗万象，果能信笔潇洒，数百言而不脱书卷气，其人造诣即不可轻视。民元以来，地方军政人物，请求为文者，只要不过于苛扰人民者亦常随事酬应，但不肯过作违心歌颂之词。如刘湘殁后，其部属欲请先生作墓志以为重，先生初拒不作，刘裴村少子鹤年适服役刘部，知先生素重裴村，特派鹤年往求，先生勉为鹤年为之，结果刘之

部属以为未逐一列叙刘及部属勋绩，其文中又有贬词，遂废不用，便可见一般。

先生于诗学古最精，运用最活，于唐诗造诣尤深。陈石遗曾推先生为当世岑参，盖誉其善学唐诗，善作唐诗也。先生本诗以言志之旨，一切发于诗。1936年，荣县西郊发掘恐龙化石，长三十英尺，尾长数丈，形似蜥蜴，色如紫檀，质似磁石，先生曾作说龙诗数百言以纪之，诗载《香宋前集》。1945年门人已蒐集先生诗二千余首，轶诗不可胜计，自选为一集，其余编入外集。先生谓诗至多不过选数十首，竟因精力日衰未选定。解放后，1956年乐山郭沫若倡印香宋诗集，成都向仙乔、吴念存搜集成册，寄往上海，由周善培、江庸、尹石公协助校勘，分别助费印成《香宋诗前集》二本。今年先生之第十六子元凯、二十子念君，广辑逸诗编印较完整之《香宋诗钞》，我均先后将手抄遗诗数百首，并联系沪渝有关人士所存遗稿寄去，以期早日刊行得广泛流传。

先生作词始于1915年（民国四年丁卯）正大盗袁世凯盗国时也，或有所激而然，用力甚勤，两年中无日不作，便得三百又三首，每以小字书于明信片寄人，人多宝之。《香宋词》叙有云：读党锢传、王莽传、褚渊、冯道传、义儿传，朱温、黄巢之世，天道人事，茫乎未晰。其影射袁世凯及附袁之满清旧臣与北洋诸臣甚明。1915年袁世凯死，先生作《台城路》，其“蛇衣”有云：“添足求工，残鳞换世，身价今轻于纸。焚灰化水，怎医遍体金疮，虫沙万队，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。”即讽袁之丑恶。先生于宋代诸家，最喜姜白石，故选用词牌例取其字多与词牌相类。1917年亲友将香宋词于成都图书馆刻板印行，艺苑中曾推先生词

为清末第一人，以其巧思俊语中不忘家国之感也。元凯兄弟尚拟搜集先生散在人间词稿续印香宋词钞。

戏曲之作始于1902年（清光绪二十八年），先生自泸州经纬学堂归，经贡井姻亲胡家，胡故巨商，设宴相酬。适演木偶戏中《活捉王魁》一齣，先生谓焦桂英含冤复仇，泼辣一点是可以的，但凶相毕露，惜少温柔敦厚之致。适阅蒋心馀七种曲，见猎心喜，一夜为制《情探》一折，亲教伶工试唱，再试而成。

返荣后再制《誓别》、《听休》、《冥判》三折，共为《焚香记》全本，门人颇相传钞。其后周善培任四川巡警道时，有改良川剧之意。首以《焚香记》全稿命某名鼓师作谱，可合演全剧，又可分演一折。惟“情探”一折，哀婉动人，为群众所共赏，流传最广。其余三折均已散失，解放前成都志古堂书局曾刻有《焚香记》全本，现已不复可得矣。又民国初年，先生另制有《渔父辞剑》及《除三害》两川剧剧本。回忆慈香阁宴集时，酒阑人散，先生曾背诵《除三害》开场数语“莽天涯苍山大海，老耕人萧然世外，叹中原祇少奇才。”谓第三句乃点题法，由老农口中引出周处来，较直起为妙。惜剧本今亦不传，郭沫若《少年时代》一书中，甚赞先生对改良川剧，有极大影响。

先生书法最初学颜、柳，嗣于苏、黄、米、赵诸帖无不习。1913年返荣县后转摹北碑，间学欧、褚，前期作字，常有变化不类一手。五十以后，镕成一格，时人称曰“赵派”，荣县士流多摹其体、逐其迹，因有“荣县派”之称，人都以能得先生一幅一联以为荣。1926年后，先生一目失明，而求书者愈多，初犹随请酬应，后乃稍订润例。曾戏题润格云“栗尾藤溪使鬓班，暂将洗砚掩严关。无功本不依谩瓦，变法何曾辨柳颜。内史娱宾春又

近，洛阳希价市空讪。荒年莫道儒冠误，消瘦行登饭颗山。”画始作于1918年（民国七年），一仿倪云林笔意，以简妙取神，初画山水，后渐及花卉禽虫、人物佛像，既无定课又不应征，纯以自娱。尝戏作“财翁看山图”，一西装硕腹者，帽簷微斜，口啣雪茄，大气盘桓，拄杖望山。缀一绝句云：“世上人人敬此翁，啣烟拄杖夕阳中，可怜一片青山里，多少诗人拜下风。”可以看出先生讽世风趣。先生精力绝人，五十岁以后，能挺立悬腕作字四小时，中间不进烟茶，六十以后，一日曾为人书扇七十二事，且有书画并作，或缀以小诗。我们在荣县文学舍时，先生曾讲授柳诚悬玄秘塔，并就所临习之字，逐笔改正，指出必须横平竖直要义，看出学古取则之深，其所作擘窠大字则浩气磅礴，对古人善逸貌取神，不为所囿。

先生对革命志士每多爱助，吴玉章同志自川南经纬学堂后，并以荣县同乡素相推重。孙炳文同志（字澄明）能文多才，清末从先生受教，尊礼备至。1923年赴德留学，特谊荣辞行，先生曾有诗送之：“开门故人至，翻怀久无书，游侠终何益，长安不易居；归循黄浦未，健喜白头馀，一剑仇人血，衰年气未除。”孙留德期间参加共产党，国民革命军北伐时，曾任政治部副主任，后被戕于上海。先生曾作“春从愁里过，桐叶小于圭，野陌风花老，山村杜宇啼。世情应早悟，古事有余悽；三尺无情铁，头颅下魏齐”之诗以哀之。1920年护国之役，朱德同志当时率滇军进驻成都，因其戚孙炳文之介，以师礼尊事先生，往还谈诗甚密。先生曾赠以“只有人心能救世，西南半壁赖扶持，读书已过五千卷，一剑能当百万师”绝句。解放后萧三同志所撰《人物与纪念》曾纪其事。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沿川滇黔迂回作战，川南各

县皆震，亲友有劝其外出暂避者。先生尝有“朱玉阶为人，我是知道的，他的军队不会乱来。”不欲离开乡土。后反动统治宣传愈炽，不敢久滞，曾亲写“仁义之师应保护人民”的长信，托荣县邮局长龙尊三留交。暂绕道去宜昌小住。红军竟未到川南。1926年刘伯承同志以国民革命军十五军军长驻泸县时，遣人求书，先生素爱其才武，为集一联，先得下句“天下英雄惟使君，”嗣恐为招祸，乃易以他语。1930年前后驻军尝逮捕共产党人，亲故有请托关说者，先生多方解说保释，无不尽力。纯以挽救青年，素不拘于党派之说也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，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。先生持抗战必胜信心，于和曹缵衡诗有“汉家此日昆阳战，北望金铙奏凯歌”，送人从军有“弹丸小丑干头混，战鼓三边万马嘶”之句。1945年冯玉祥遍历川中各县募捐助战，先生首为提倡，书写屏联多幅交冯义卖，赠冯一联“立德立言不朽，寿人寿世无疆。”抗日时期郭沫若、郭绍虞、程颂云或赴荣相访，或诗韵唱和，往还尤密。先生对地方急难，亦热心救援，1937年川中大旱，荣县尤甚，四川盐务局长缪秋杰以其父为先生壬辰同年，对先生素尊重。因劝缪修自流井至荣县马路，以便盐运，借以工代赈。秋杰即日施工。贫民劳作者男女老弱每日给二角，工成共费百余万元，活人甚众。1945年荣县大水，南郊市肆数百家一洗净尽，死者千余人，先生亲作书乞赈于自、贡两地盐商，自己亦捐款救济，前后对于地方急难，主动参与救济者尤多。

由香宋诗文中见到的刘光第、杨锐

赵念君

一、与刘光第

先父赵熙与刘裴村先生订交，始于清光绪壬辰（1892）年。那时先父会试初到北京，因四川同乡关系，认识了裴村先生。当时他在京任刑部主事，平常生活简陋，落落寡交。先父在《日记》中叙述初识情况：

> “损丈（乔树楠号损庵，四川华阳人，时观政刑部）属余与裴村主政交善。损丈之言曰：‘交道有三：道义其一也；常见之友其一也；相识之友其一也。……取友非徒以成人也，先取材于人也。’……吾当书诸绅。”（壬辰六月初六日）

这可见他们结识之初，即非泛泛应酬之交，特别是乔、刘两先生年龄既长于先父，“科举”也早于先父，所以先父是以师友敬之；而他们也对先父极相期许，遇事指导：

> “乔丈招饮，同刘裴村先生诸人。”（七月初二日）
> “诣裴村先生。”（初四日）
> “刘裴村先生来谈。”（初五日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